

# 学科制度和社会认同

方文

## 社会心理学的使命:超越约拿情结

人有无限的潜能,却不幸地伴随无限的惰性与贪欲。其结果是,人在懈怠、挣扎、失望与悔恨中虚度一生。多么苦楚而灰暗的生命图景!它直觉而宿命地道出了人类物种生命演化的可能奥妙:人之潜能与其实现之间的巨大缝隙。

就人类物种生命机体的演化而言,它包括物种的演化和物种内部个体生命的演化。前者是种系演化(phylogeny),而后者是个体发生(ontogeny),或称之为毕生发展或生命历程的演化(life-span development, or life-course evolution)。无论是整体物种的演化还是个体生命的成长,其目的论的诉求,依照康德的论说,就是从不成熟状态迈向成熟状态,或从必然状态迈向自由状态。具体说,人之生命的成长,就在于不断地拓展人之智慧、情感和行为潜能,不断地触摸人之至善甚至是至恶的限度。

当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来提高运动成绩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开拓潜在的体能;当猎欲者服用春药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在开拓潜在的感受能力。他们不过是用贪欲来挑战或反抗自然法则。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智慧、情感和行为潜能是在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

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的论文中,揭示了人类物种的成长动力。人类物种从不成熟状态迈向成熟状态,唯一的动力就是有勇气自主运用自己的理性和智慧。人自主运用也只能基于理性和智慧,在经验的、可直观的时空中的现象界或必然国度,为自然立法;同时也在非经验的超时空的本体界或自由国度,为自由立法。康德写道:

“懒惰和怯弱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已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之后,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轻而易举地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sup>[1]22</sup>

康德形而上的深刻洞察力,在马斯洛那里有其经验版本。马斯洛说,每个人都有成就自我的意愿和可能,但往往又受约拿情结(Jonah Complex)困扰:人总是恐惧、怀疑和忽视自身的伟大品质、使命和抱负,并导致怯弱、放弃和懈怠,以逃避更大程度上去开拓自身的潜能和成长空间。<sup>[2]39</sup>换言之,人之潜能的拓展,受制于人内在的怯弱和抱负之间不停息的争斗。

到此为止,所细致辨析的问题就是人受自然法则支配的潜能,应该在生命演化过程中自主地运用理性和智慧来予以实现;但人之潜能的实现与否,受制于人内在的怯弱与抱负之间的搏斗;而这种搏斗,同时也是人的潜能的实现与否,又受他人在场(the presence of others)的制约。换言之,人之认知、情感和行为潜能的展现,如何受他人在场的影响,就成为人类物种演化的基本问题。这也就是个体和群体的心理秩序和行为秩序问题。而制度化的社会心理学,其使命就是帮助每个活生生的人类个体去超越约拿情结的羁绊,以缔造动态而完整的丰腴生命。换言之,社会心理学的使命,也就是为社会行为秩序立法,力图去解释、说明和预测社会行为秩序建立的过程、机制和规则。

## 1967年:透视社会心理学的时间线索

1587年,万历十五年,“无关紧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黄仁宇先生却发现当时最强大的帝国大明王朝若干年后崩溃的所有线索,在这一年都可以找寻踪迹<sup>[3]</sup>。

剥离其悲哀意味,类似的,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也有这样的一个年份,1967年。

1967年“社会心理学的教皇”(the Pope of Social Psychology)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 1919-

1989),开始对社会心理学萌生厌倦,正准备离开斯坦福大学和社会心理学。一年后,费斯廷格终于成行,从斯坦福大学来到纽约的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主持有关运动视觉的项目<sup>[4]</sup>。

而在同一年,主流社会心理学界还不熟悉的泰弗尔(Henri Tajfel, 1919-1982),这位和费斯廷格同年出生的天才,从牛津大学来到布里斯托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stol, UK)。他从牛津大学的讲师变成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心理学的讲席教授(Chair Professor of Social Psychology)<sup>[5]</sup>。

而在巴黎,和泰弗尔同样默默无闻的另一位天才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 1925-)正在孕育少数人影响(minority influence)和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的思想和研究<sup>[6]</sup>。

从1967年开始,泰弗尔小组和莫斯科维奇小组,作为欧洲社会心理学理智复兴的动力源和创新中心,在“社会关怀”的旗帜下,开始一系列独创性的研究。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家,会铭记这一历史时刻。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世界图景从那时起开始慢慢重构,北美社会心理学独断的符号霸权开始慢慢解体,而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学科成就,在新的水准上也开始孕育和完善。

## 社会心理学的当代图景:概览

社会心理学,关注在社会语境或他人在场的情景中人类经验和行为的逻辑、机制和秩序,或个体和群体的心理秩序与行为秩序的法则。从1967年开始,社会心理学在学科概念框架的建构、学科理论建构、方法体系的完善、应用社会心理学和学科身份自主性的诉求诸方面,获得了重要进展<sup>[1]</sup>。

### 1. 统一的学科概念框架的建构

1980年代以来,由豪斯<sup>[7]</sup>所勾画的三种面向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框架,即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 SSP)、实验社会心理学(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ESP)和情境社会心理学或社会结构和人格研究(contextual social psychology, CSP; soci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正在解体,并被创造性地重构。

只要承认行动者的能动性,即使是在既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能动性,在行动中对社会过程和社会实在进行情景界定和社会建构的社会心理过程的首要性,就凸显出来。换言之,社会心理过程在主观建构的意义上对应于社会过程。

瑞士学者杜瓦斯在《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这部名著中,以解释水平为核心,重构了社会心理学统一的学科概念框架<sup>[8]</sup>。而社会心理过程,依照杜瓦斯的阐释,在逻辑上可分成四种不同的解释水平。这四种水平就是个体内水平(the intra-personal level)、人际和情景水平(the inter-personal and situational level)、社会位置水平(the positional level)或群体水平以及意识形态水平(the ideological level)或群际水平(inter-group level)<sup>[8]10-17</sup>。这四种不同面向和不同层次的社会心理过程,从最为微观也最为心理学化的个体内过程到最为宏观也最为社会学化的群际过程,是对整体的社会过程的不同面向和不同层次的相应表征。

杜瓦斯的阐释,是对社会心理学统一概念框架的典范说明。纷繁杂乱的研究实践和理论模式,从此可以被纳入逻辑统一而连贯的体系之中。社会心理学直面社会现实的理论雄心由此得以释放,它不再是心理学的亚学科,也不是社会学的亚学科,它是融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相关理智资源的自主学科。

### 2. 学科理论建构

社会心理学在已有的中层理论的基础上,融合动物行为学(ethology,或译为习性学)、进化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及心理学的智慧传统和研究实践,力图在不同层次的社会心理过程中,建构相对统一的社会行为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构造的亲本投资论(parental investment theory)<sup>[9]</sup>、社会认同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up>[10]</sup>、社会表征论(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ory)<sup>[11]</sup>和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sup>[12]</sup>,力图对人类个体和群体在实际的社会情境中的社会行为,同时也为人类物

种的个体及群体的物种特异的行为特征及其限度,提供科学的解释、说明和预测。

### 3. 方法体系的完善

社会心理学已经迈入方法多元和方法宽容的时代。实验的独断主宰地位已经消解,方法体系中已有的所有资源,正日益受到均衡的重视。不同理智传统和方法偏好的社会心理学者之间的刻板观念、偏见甚至是歧视,正逐渐被密切合作和友善对话所取代。同时,新的研究程序和文献评论技术被构造出来,并逐渐产生重要影响。前者如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sup>[13]</sup>和修辞学(rhetoric)<sup>[14]</sup>,后者如元分析(meta-analysis)<sup>[15]</sup>。

### 4. 社会心理学在行动中:应用实践的拓展

社会心理学的基础研究,正逐渐走出书斋,从两个方面向应用领域拓展。第一,在社会心理学学科内部,应用社会心理学作为现实问题定向的研究分支,正逐渐地把基础研究的成果用来直面和应对更为宏大的社会问题,如健康、法律、政治、环境和组织行为<sup>[16-17]</sup>。

第二,社会心理学有关人性、心理和行为的研究,正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认知社会心理学家卡尼曼(D. Kahneman)因为有关行动者在不确定境况中的判断启发式及其偏差的研究,而与另一位学者分享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社会心理学家在过去30多年中第3次获此殊荣。在此之前,社会心理学家洛伦茨(K. Lorenz)、廷伯根(N. Tinbergen)和弗里契(K. Von Frisch)有关动物社会行为的开创性研究于1973年分享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西蒙(H. Simon自取中文名为司马贺,以向司马迁致敬)有关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次优决策或满意决策(sub-optimum decision-making or satisficing)的研究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值得强调的是,这些荣膺大奖的社会心理学家,也许只是十年一遇的杰出学者,还不是百年一遇的天才。天才社会心理学家如费斯廷格、泰弗尔、莫斯科维奇和特里弗斯(R. Trivers)等,他们的理论和贡献,在不断地触摸人类物种智慧、情感和欲望的限度。在这个意义上,也许任何大奖包括诺贝尔奖都无法度量他们持久的贡献。但无论如何,不断获奖的事实,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社会心理学家群体的卓越成就对于以人及其活动为对象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意义。

### 5. 学科认同自主性的诉求

社会心理学秉承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两种理智传统,一直身份暧昧,也因此引发了无休止的论争: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或心理学的亚学科、跨学科还是独立学科?为了应对这些论争以及它们所隐含的学科间的门户之见,社会心理学作为关注社会语境中的人类经验和行为研究的独立学科的身份诉求正在凸显。它因此引发不同研究定向和方法偏好的学者在社会关怀的旗帜之下,专注于行动者在实际的社会现实中的活动,也正日益体现在有关社会认知和群体认知、社会认同、符号边界、社会表征和生命历程等问题的研究实践中。

## 《学科制度和社会认同》一书的基本主题

2000年10月,我受英国太古基金会(Swire Foundation)的资助,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请假一年,来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做我所承担的200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解构霸权:欧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身份是“资深访问学者”(senior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college, SAM.)。

牛津期间,有个难题一直困扰于心:中西个体学者之间的类似性和学科成熟水平之间的巨大差异。天才学者,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也都是难得一遇的。绝大多数学者,其才智和勤奋,在中西之间,并无大的差别。但学科的发展,尤其是我专注的社会心理学,中西之间差别巨大。很显然,学科成熟水平之间的差别,难以归因为一般个体研究者之间的差别。也许超越个体研究者的学科制度因素,是学科演化的基本线索。当我细致研读欧洲社会心理学从荒芜迈向理智复兴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学科史文本的时候,学科演化的一种新视角即学科制度视角,便逐渐明晰起来。

如何评价一门学科的发展水平?如何梳理一门学科的整体发展历程?如何比较特定学科在不同学术机构和不同时段中的发展差异?如何更合理地培育和促进学科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一

门新学科如何在科学共同体当中建构自身的合法性?跨学科的研究项目为什么如此艰难,又如何强化跨学科研究项目的理智活力?所有这些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都可聚焦于一个核心观念即学科制度。

学科制度便是本书的第一个基本主题,它由前四章所构成。在第一章,我试图构造学科演化的学科制度视角,并在第二章以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学者群体为中心,来进一步分析学科知识生产和符号霸权型塑的学科制度基础及其动态网络。第三章则应用学科制度视角,来解构社会心理学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和再生产过程。而第四章则以之来梳理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和符号霸权化过程,以求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提供有意义的“他者”。

社会认同论是欧洲社会心理学对于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典范贡献之一,它已成为群体过程和群际过程研究的主宰路径<sup>[18]</sup>。社会认同就成为本书的另外一个基本主题,它由后四章所构成。第五章在当代社会认知研究的基础上概要评论社会认同论的基本逻辑。第六章则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对象,试图融会社会认同论、社会表征论和文化社会学中的符号边界(symbolic boundary)研究来探讨中国语境下群际符号边界形成的内在机制。第七章则把社会认同论的基本逻辑拓展至宗教认同的主题上,并尝试建构宗教群体资格论的假设体系。最后的第八章,则发展社会认同论中的群体资格观念,以期与社会学中的认同研究和中国特色转型研究进行对话。

本书各章的写作,尽管都是分离完成的,并且时间跨度近八年,但有一条沉默线索作为默会图式(tacit schema)贯穿其中:为中国社会心理学尤其是转型心理学的学科制度建设和理智复兴找寻可借鉴的概念工具。

学术只应是天才快乐的职业。平常如我,心智长伴持续的苦闷和焦虑。唯一可宽慰的,已经尽力。还是安静地恭候嘲笑声。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邮编:100871)

#### [参考文献]

- [1]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第5次印刷),2005.
- [2] 马斯洛. 洞悉未来[M]. 霍夫曼编,许金声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 [3] 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4] Farr R M. Leon Festinger (1919-1989).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0, 29: 5-10.
- [5] Tajfel H.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6] Moscovici S. Just Remembering.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6, 35:5-14.
- [7] House J S. The Three Faces of Social Psychology. *Sociometry*, 1977, 40(2): 161-177.
- [8] Doise W. *Levels of Explanation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9] Trivers R. *Natural Selection and Social Theory: Selected Papers of Robert Triv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0] Tajfel H, Turner J C.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H Worchel 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2nd ed.). Chicago: Nelson-Hall, 1986.
- [11] Moscovici S. *Social Representation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Polity, 2000.
- [12] Gergen K. *Social Construction in Context*. Sage, 2001.
- [13] 波特,韦瑟雷尔. 话语和社会心理学[M]. 肖文明等译,方文校.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14] Billig M. *Arguing and Thinking: A Rhetorical Approach to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5] Rosenthal R, DiMatteo M R. Meta Analysi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Literature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1: 52.
- [16] 乐国安. 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进展[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 [17] Brewer M B, Hewstone M.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Oxford: Blackwell, 2004.
- [18] 方文. 欧洲社会心理学的成长历程[J]. 心理学报, 2001, (6): 651-655.

(责任编辑:常英)